

年八十五 選說小篇短

隱
地
編

顏元叔

王鼎鈞

楊海宴

趙雲

沈萌華

邵儼

王鼎鈞

朱西寧

林懷民

曉風

鍾玲

楊青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編者：隱地
發行人：洪簡靜惠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出版社
編輯部：臺北市中華路一段89號之3（四樓）
電話：(02) 3313763
發行部：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
電話：(02) 5816283
劃撥帳號：19274
同業批購，請洽發行部
金門總代理：金門文藝雜誌社
金門新市里復興路130號
香港總代理：半島書樓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83號昌明大廈F座5樓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
電話：3319172
局版臺業字第0800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五版

有版權・勿翻印

目錄

顏元叔：夏樹是鳥的莊園	一
王鼎鈞：土	一七
楊海宴：暴發戶與風濕症	四三
趙雲：終站	五三
沈萌華：鬼井	六一
邵憫：螞蟻上床	九一
子于：艷陽	一三七
王鼎鈞：孤俠	一五〇

選說小篇短年八十五

朱西甯：冶金者·····	一七五
林懷民：逝者·····	二一一
曉風：影·····	二五七
鍾玲：輪迴·····	二六三
楊青矗：在室男·····	二八一
隱地：「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後記·····	三一七
附錄：五十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	三二一

夏樹是鳥的莊園

顏元叔

夏樹是鳥的莊園。樹是一株柚子樹，鳥是一羣麻雀，伴着我夏日的午眠。村子裏的人個個都午睡，我也午睡。只是他們醒來去田裏，繼續割禾打穀；我醒來却得回到祠堂裏的小學讀一下午的書。在樹蔭黑黝的巷裏，在竹片編成的涼床上，他們午睡；有的躺在祠堂的大條石版上，頭下墊一團折疊的藍布腰帶，十指交叉在胸口上，田裏的泥巴還留在伸直的脚步板上，「呼呼呼呼」地抖動着朝天的鼻孔。我們村上的祠堂有三個大門這是全鄉沒有的。不過，我獨個兒總是爬上那株柚子樹，躺在一塊汗黃了的杉木塊上，在柚子樹的四個大樑叉之間睡我自己的午覺。柚子樹矗立在前院的雨門內側，守住雨門，也守住院內的晒穀場。上午收的十幾擔早稻，正在場上曬太陽，黃得耀眼。父親交給我一件苦差事，他叫我管住柚子樹——

上的麻雀，不准牠們偷場上的穀子吃。我剛一合眼，樹上便沒有牠們的聲音。我知道牠們的詭計：假裝站不穩，從柚子樹上掉了下去，靜悄悄地落在寸把厚的穀子上，圓眼向我的方向一瞟，便立刻彎下肥粗的脖子，連頭帶嘴，向穀子直噓直噓的。本來，我想讓牠們算了，讓牠們在晒穀場上忙着，免得到樹上來打擾我的午睡；此外，牠們二三十隻嘴巴，合起來也吃不了一斗穀子吧。不過，父親有交代。我只得爬下樹去，大喝一聲，把牠們全趕回柚子樹上去。回到樹上，牠們便故意叫噪個不停。我的肚子裏，午飯裝得飽飽的，腦袋裏的瞌睡濃濃的，當頂的太陽在樹外面亮得非把眼皮翕上不可。但是，牠們吵得我沒法入睡。下午上課，又得偷着打瞌睡了。睡不着，我便平躺在硬綳綳的杉木塊上，睜開眼睛，數着樹上的柚子。當然，數來數去，只有九十三個，不會數多出來。不過我還是喜歡數一遍。九十三！要是我的考試分數也能得到九十三，那該多神氣！九十三，九十三個大柚子！再過一個半月，便可以吃了，熟透了。一個半月，四十五天，那是說，要到九月中去了，四十五天，真够等！

大清早，父親突然進城去了。家裏正是收割忙的時候，真怪。他叫叔叔照顧田裏的事，挑起一擔籬筐，便跑掉了。走出了雨門，母親才發現他還穿着布鞋，便提了一雙草鞋追了上去，他說不必換，沒有時間。上午，我心裏一直悶着，背書的時間，上句不接下句，老先生彎起三個指節，在我的頭上狠狠地敲了三下，頭皮一痛，倒把父親上縣城的事忘了。吃午

飯的時候，叔叔和母親低聲談話，才知道戰事要來了。父親趕着到城裏去挑鹽，免得路斷了，村裏沒有鹽吃。全村人家吃的鹽，都靠父親從縣城裏挑回來。要是沒得鹽吃，那怎麼過日子？難怪父親連割稻的大事都可以擺在一邊，穿着布鞋就跑掉了。要是父親挑得到鹽，戰爭來了也沒關係。看叔叔和母親談話的緊張模樣，戰爭一定好玩。我想起村裏每年冬天的獵圍野豬，鳥槍聲從這山傳到那山，從那山傳到這山。打鑼，叫喊，真够熱鬧。然後，一隻大野豬從樹叢裏被抬了出來，一根小樹穿着兩對拴緊的豬脚，兩人在前，兩人在後，狗和孩子跟着圍着嘴裏滴血的野豬，叫着吠着。戰爭要來，水機關槍，唧唧唧唧。聽叔叔說水機關槍最厲害，一輩子還沒見過水機關槍，一邊打一邊加水。這回我該親眼看見了。

父親答應太陽下山前回來。我希望他答應了就做到。要不然他可不能怪我吃晚飯時先把雞蒸餃吃了起來。我不能再等了。雞蒸餃一早就在灶上蒸，原來是中午要吃的。清早，父親去了縣城裏，媽媽便推到晚飯時才吃。午飯時我向媽媽討吃一小片雞肉，媽媽都不讓我。她還說過，雞蒸餃是做來慶祝我的生日的呢。哼！我的生日。難道慶祝生日是不叫人家吃他的壽宴不成！

想來想去，還是祖母最愛我。她是真愛我，完完全全愛我。我也愛她，我愛她勝過父親母親。我已經答應祖母，把我的柚子樹上最大的柚子送給她吃。是的，最大的柚子，當我躺

在杉木板上，就吊在我的頭頂上的那個大柚子，舉起手就可以摸得着的大柚子。我替這個大柚子做了一頂油紙的帽子，保護它，免得麻雀尿掉在上面。毫無疑問，這個大柚子，不僅最大，而且會最甜。這是我給祖母留的，她一定喜歡吃。看祖母吃柚子的神氣，沒有牙齒的牙齦一磨一磨，抿着嘴，真叫我心裏好疼她。

我舉起右手，拿中 finger 在柚子的肚臍眼上彈了一彈。聲音清澈得很，一定會像紅糖一般的甜，我的嘴裏不免滿口的口水。

村子那頭有狗吠，另外一條跟着吠起來，第三條，第四條，加了進去，吠得好奇怪，好像看見了一頭狐狸或野貓似的。是不是又有狐狸趁午睡的時候偷進村裏來咬大母雞呢？還是天上有老鷹斜下來抓小雞？我搞不清楚。總之，那羣狗吠得好生奇怪。

有人大叫。

「砰！」午睡的空氣被炸碎了。柚子樹上的麻雀一陣喧嘩起來，圍着我。誰在放鳥槍，我想，一定是狐狸溜進村裏來，趁人家午睡正好的時候，打得好，我希望這一槍把牠打中了。突然，村莊的那一頭一片叫喊聲。怎麼搞的？也許他們都起來圍捕那隻狐狸。我從柚子樹上溜下來。假若是抓狐狸，我可要參加一份。

「兵來了！兵來了！」有人高叫，從村子那頭一直叫了過來。一定是一邊叫一邊跑。兵

來了！那麼戰事果真來了，我簡直不敢相信。真的嗎？兵士，戰爭，槍砲，砰砰！我邊跑邊叫：「在哪裏？在哪裏？」我朝着村子那頭奔去。

「砰！」又是一槍。去年冬天獵野豬的緊張熱烈，又充滿了我的四肢，我簡直像風一樣的飛跑過去。可不能錯過了。我立即辨別了放槍的方向，朝那邊奔去。當我穿過祠堂的長巷，一羣人像一圳水從對面衝了過來，把我幾乎撞倒。我低了頭從他們手腳間鑽過去。突然，有人一把卡住了我的後脖子，大叫：「哪裏去？」我說：「看打槍呀？」抬頭一看，是叔叔。他攔腰把我抱起，抱着我便往回走。村裏的人潮一齊湧進了我家的院子裏。只聽得大家亂叫：「兵來了，兵來了。」

「把雨門關起來，把雨門關起來！」叔叔大叫着。

幾位村裏的年輕人轉身跑回去，想把雨門推着關起來。可是，門外的人不斷朝裏擠，關不上。

「快！快！快！」那些人大叫着。

「天呀！他們來了！」

「哪裏？哪裏？」

「到了巷口！」

那幾位關門的年輕人抓住塞在門口的人的手，臂，衣服，頭，拚命往門裏拖，丟進院子裏，小孩子跌在地上，後面的人爲了避過他們，幾乎跌在他們身上。

門門剛剛門上，門外便有大叫的聲音，是外方人的口音。

「開門，開門！媽的！」

「鄉巴佬，不開門，槍斃你們！」

「砰！」雨門上的瓦頂炸了一個洞，破瓦片飛了起來。有一片正好打在我的頭頂上。我驚叫了一聲。這時我才有點害怕，大叫起媽媽來。由於我的叫喊，母親才在擁擠的人羣裏找着我。她拚命地推開四周的人，抓住我的手，可是，左右的人立刻擠入媽媽和我的中間，媽媽又不放開我的手。我覺得我的手臂要被拉斷了。痛得我張口大叫；可是我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這時四周的驚叫的聲音，把我的耳朵震聾了。我用力掙扎，用盡了兩個肩膀的力量，在人家的腿間，手間，擠了出來。

當母親和我進入堂屋時，村裏的人也同時擠了進來。母親緊拉我的手，左擠右擠，口中不斷的大喊，喊的什麼，我聽不清楚。

突然，院子裏傳來一聲崩毀的巨響。堂屋裏忽然嚇得沒有一點聲音。後來，是叔叔說：

「雨門倒了。」接着他說：「關大門，快！關大門！」

可是沒有人敢。這時陌生的口音已經出現在堂屋的大門口。

「不准關門！誰敢關門就槍斃！」

堂屋的人羣都向後退，退到神龕前面。我站在母親的背後。幾次她的腳後跟踩着我的腳趾，我不敢叫喊。我想我的腳趾可能給踩碎了。

「媽的，什麼話？」一個聲音從大門口喊叫着。「還不快來招待解放軍，簡直混蛋！」我不知道什麼是「解放軍」，學校老師根本沒教過。但是，我被那口氣嚇住了。

「誰是地主？站出來！」

沒有人敢說一句話，最後，我聽見母親說：「他不在家，上縣城去了。」

「哈！你是地主太太，是不是？」然後隔了好久那人才繼續說：「站出來。我們肚子餓了，拿些飯菜來。」

「你們要吃，倒是有的。」母親的聲音慢慢堅定起來，不再發抖。一隻手拖着我，她從人羣裏擠了出去，這時，我從母親的腰和手臂之間看出去，看見兩個兵士，手裏拿着槍，槍口朝着我們，站在我家的大門的門檻上，把門口的陽光都遮住了。

「快點，我們餓了。」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我看不見他們的臉孔。大門外的太陽好亮，兩個兵士是兩個大的黑影，看不出臉上的樣子。母親把我的手交給叔叔握着，自己到

堂屋邊的廚房去，大概是拿飯菜去了。這時候，擠在神龕前的村人，似乎覺得危險減少，互相推擠鬆散開來，把我和叔叔推着移動了兩步。

「不許動！」

只見槍口一抬，「砰！」的一聲，我的耳鼓幾乎炸裂了。神龕前，一陣尖銳的驚叫，立刻悄然無聲，像結凍了。過了好久，有小孩子的啜泣聲傳出，不敢大哭。

「不准動，誰動就槍斃！」

叔叔站在前面，我在他的背後，他的身體拼命往後靠，把我的後腦壓得框入了不知是誰的肚子。我的鼻子在他的背上，刺痛地擱開來。還好，我有一個眼睛和半個嘴，露在叔叔的手臂和腰的空隙間，不然，會悶死了。

這時，母親提着一鍋飯，貼着胸口摔了兩個菜碗，從廚房裏匆忙走出來。好大膽子，她一直一個人走到大門口，把飯鍋和菜碗，放在兵士的腳跟前。

兩個兵士從門檻上走下來，彎着身體，向地上的飯鍋菜碗，看了好久。突然間，一個兵士抬起頭來，破口便罵：「他媽的！這是吃剩的嘛！老婆子，你怎麼敢給解放軍吃你們吃剩的東西！」說完話，一脚把飯鍋菜碗踢翻了，飯鍋向我們滾過來，在地上劃出一道白飯。

「官長，」母親的聲音又抖顫起來。「我們剛剛吃過中飯，只有剩菜剩飯啊！」

「地主全是混賬王八蛋。同志，你去廚房裏搜搜看，有什麼好吃，全給它端出來。我這裏看着他們。」說話的那個兵士，把槍口對準了母親。我把頭藏在叔叔背後，嗚嗚地哭起來。他要槍斃母親了。

槍倒是沒有響。這時候，廚房裏好像在放鞭炮。是槍托連續碰碎鐵鍋的聲音。母親向廚房移了一步。

「不許動！」

母親停住了。她就站在叔叔的前面，我看見她的全身都在發抖，兩隻手緊緊抓住了她自己的短衫下擺，把短衫拉成了一個直筒。不一會，我聽到沉重的脚步從廚房裏走出來，說話的音響倒是挺輕快的！「嘿，同志，你看，他們把什麼好吃的藏了起來？你看！」

我使勁一扭脖子，從叔叔的腰臂間把自己的頭推了出去。但看見那個兵士提着我最大的一個鼎鍋走向大門前。裏面是母親爲我的生日準備的雞蒸餃，我吃驚得一時停住了哭泣。

那兵士把鼎鍋朝地上一放，揭開鍋蓋往旁邊一丟，鍋裏冒出一股白氣，一會兒，我聞到了雞蒸餃特有的油膩膩的香味。

那兩個兵士看見了雞蒸餃，便把鎗往地上一放，蹲下來，伸手到鍋裏。我想總該燙死人，他們居然不怕燙，手出來的時候，已經每人拿了一隻雞腿，完了，兩隻雞腿全完了。

我從叔叔身後閃了出來，衝到母親的背後，用一雙拳頭槌她的背，嗚嗚地哭起來。母親沒有反應，儘我去槌，我不免羞愧起來。過了一會，我停止槌打，只是忍不住抽搐着。眼睛只望兩個兵士大啃雞腿。

後來，我母親說：「官長，請留一點雞肉，給我兒子吃，今天是他的生日。」

兩個兵士沒有答話。突然，我只見兩根雞腿骨，朝我們飛了過來。一根落在母親跟前，一根打在她的胸口上，也落在她的腳前。

「拿去啃吧，大少爺！」其中一個說，另一個哈哈大笑。

我低頭一看兩根啃得乾乾淨淨的骨頭，真恨不得咬母親一口。現在還提我的生日幹嗎！我的生日給他們吃掉了。啊！這時，我想起父親要是在家，一定要教訓這兩個兵士一頓，父親常常上縣城去，他會講外方話，他會知道怎麼對付這種人。

雞腿吃完，吃雞胸肉，雞胸肉吃完，吃雞翅膀，雞翅膀吃完，兩個人把雞頸子分成兩半。吃完雞，我想他們該吃飽了，可以停手了。他們繼續吃下去，把餃子也通通吃光，又把裝雞蒸餃的瓦鉢子從鍋裏端出來，從鉢子裏，你一口，我一口，喝光裏面全部的油湯。湯汁從嘴唇兩邊流下，兩人草黃色的軍服前胸各現出兩條細長的黑漬。

「告訴我們，老婆子，這裏去縣城有多遠？」兩個人在褲子上抹着油膩的手指頭。

母親大概是氣昏了頭，拒絕回答。叔叔在後面連忙說：「三十華里不到，三十華里不到。你們要是即刻動身，太陽落山前一定可以趕到縣城。」

「嘿，聽你的口氣，你想我們趕緊離開，是不是？」

這種威脅的口氣，使得叔叔退了一步，趕緊說：「不敢，不敢。」

「告訴你，」其中一個說：「你就是求我們留下來，我們也不會留的。告訴你，我們是尖兵，先行探路的。幾天之內，我們的部隊便要從山那邊開過來。老婆子，多蒸幾個鷄子吧，兄弟們爬過這些山頭餓得一定連活鷄都吞得下的。你多蒸個鷄子吧，哈！哈！哈！哈！哈！」

我一邊聽他說話一邊似乎看見成千成萬的兵士，從村子西端的高山裏溜下來，像冬天早晨從山上瀉下來的霧氣，一陣接一陣，充塞了整個村前的壟野，每人左手拿着一桿槍，右手拿着一隻鷄腿。密密麻麻地滑過禾根枯萎的田野。

「多蒸幾個鷄子，老婆子，他們比我們會更餓的。」說完，又哈哈大笑。他們把槍支掛在肩膀上，把背包緊了一緊，轉身走了。

他們走出了大門，到了院子裏。晒穀場上面的穀子在太陽下還是一片金黃色。只是一個麻雀都沒有了，連柚子樹上也沒有麻雀的聲音，全飛掉了。我正在奇怪麻雀的失蹤，我聽得

一個兵士說：

「同志，看，那一樹的好柚子。」

另一個說：「弄幾個吃吃。」

說完，他們便從晒穀場上踏過去，踩得穀子嘩嘩的響，直朝我的柚子樹下走去。

母親領頭，我們都跟在後面，她說：「官長，你們自己看嘛，這些柚子還是青的，還沒有熟，吃不得。」

一個兵士已經爬上我的柚子樹，一雙穿着草鞋的腳，站在我的杉木板上。站定了，他拔出刺刀，把我那個最大的柚子，連枝砍了下來。

「不，不，不！」我大喊起來，我居然有勇氣衝了過去，我要跟那倆個傢伙拚命，母親却一把抱住了我。

我看着那個兵士，把刺刀插入柚子的肚臍，使勁把刺刀前後一搖一拉，柚子在他的手裏裂成兩半。他咬了一口柚子肉，嚼了一下，然後：「呸！」把柚子肉吐了出來：「他媽的！還是苦的。」他讓柚子從手裏掉下來，兩個半邊的柚子，在樹枝間碰撞了幾次，掉在地上。

我掙脫母親的手，跑過去撿起一半，我看見牙咬的印子。不知怎的，我突然對這個最心愛的柚子，產生無限的厭惡。我用力把柚子擲了出去，擲到院子那邊的大陰溝裏去。那一排

可惡的牙齒印！

父親到傍晚天黑才回。他還沒有走進大門，便大叫：「完了，完了！」

我跟在母親後面跑出去，迎着他。父親說他在回來的路上，碰着兩個解放軍，把他的一擔鹽搶走了。「這麼辦，沒有鹽吃，這麼過日子！」母親在一邊喃喃地說。我的心一直往下沉落，掉頭走開了。父親的鹽被搶掉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村，村裏的人又聚在我家的院子。院子裏漆黑，看不清一個人，只是黑暗裏充滿一片混亂與喧囂。我轉身走進居宅的後進，到祖母的房間裏去。院子裏人聲喧嘩，從遠處聽來，好像千百隻麻雀，在驚叫飛散。

原載五十八年一月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附註〕

顏元叔，湖南省茶陵縣人。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日生。四十五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五十五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曾執教於美國北密西根大學英文系的顏教授，現任教於臺大外文系，並主持淡江文理學院西洋文學研究室。他目前進行的工作是主編一套「西洋現代戲劇譯叢」，著作「文學的玄思」與「文學批評散論」及譯著「西洋文學批評史」（五十萬字）即將出版。短篇小說方面，顏元叔先生已發表的除「夏樹是鳥的莊園」外，另有「獨臂童」（大學雜誌），「舞會的裝飾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